

中国少年儿童文学大系
国外作品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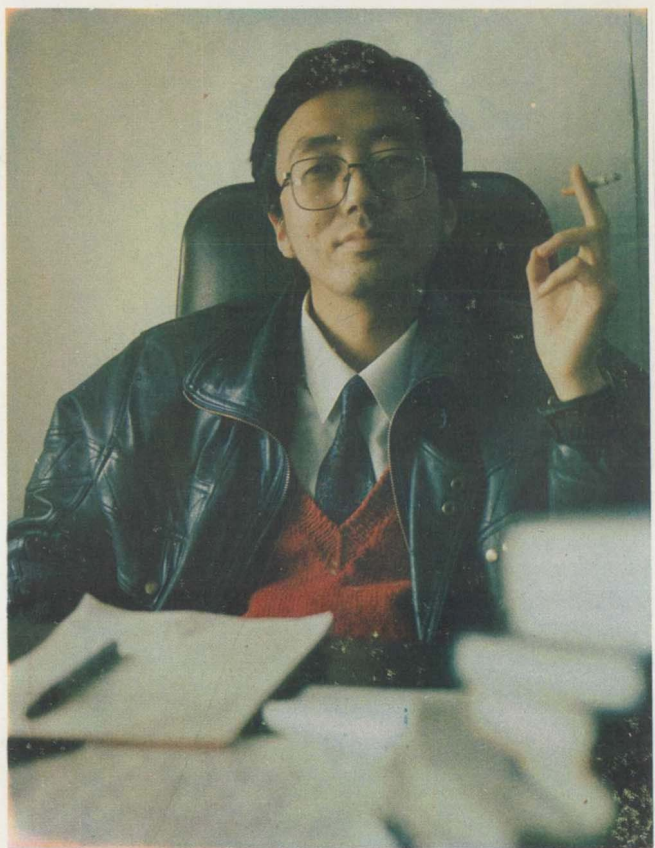
雪夜奇遇

太白文艺出版社

鱼在洋作品精选

雪夜奇遇

剑军 编



鱼在洋近照

鱼在洋简历

鱼在洋，男，生于1963年，籍贯陕西商州。1983年毕业于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中学教师数年。1987年调到商洛地区群众艺术馆当文学创作员。1990年《商洛报》任文艺部主任。发表各类文学作品，100余万字，获奖十多次，作品转载或收入选本十几篇次。出版有儿童小说集《那片树林》等3部。

现为陕西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报纸副刊研究会理事，陕西省青联委员，陕西省政协第六届委员。

目 录

撵走的和撵不走的·····	(1)
火祭·····	(14)
我们的“三潮水”·····	(25)
乞巧歌·····	(37)
锅台前的木桩·····	(47)
石磨歌·····	(55)
人·····	(62)
我们的那片沙滩·····	(72)
戴云山上·····	(81)
跛腿“鸡王”·····	(88)
那个晚上·····	(95)
教室后门上有道缝儿·····	(103)
早春·····	(106)
没用的东西·····	(112)
逼上“梁山”·····	(117)
锁眼儿·····	(123)

迷人的声音·····	(128)
街市上有一个草帽娃·····	(133)
誓不低头·····	(145)
忍无可忍·····	(152)
一声不吭·····	(167)
无处藏身·····	(174)
校庆那天发生的突然事件 ·····	(188)
奶牛引出的故事·····	(197)
雪夜的奇遇·····	(203)
夏夜里的奇遇·····	(208)
阳光下的迷惘·····	(217)
不好意思提起的故事·····	(228)
惩罚·····	(233)
“总统”任期一天·····	(238)
鸡肋·····	(250)
“小南郭先生”和他的“垃圾” 学生们·····	(263)
哦，气质·····	(278)
抓不住梦的手·····	(284)
“议价生”钱小光·····	(287)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300)
思想意识不好·····	(315)
那件事真没意思·····	(328)
纠缠·····	(338)
装有飞蜈蚣的黑盒子·····	(349)

那片树林·····	(365)
烧饼王和他的儿子·····	(375)
隔墙有耳·····	(390)

附录：····· (400)

1. 著作目录 ····· (400)
2. 获奖作品目录 ····· (401)
3. 两篇评论文章

①商州作家鱼在洋
····· 方英文 (402)

②在儿童小说里写大主题
····· 曹文轩 (404)

撵走的和撵不走的

高山挡住了视野，泪水模糊了双眼。
我呆呆地站在村口，踮着脚尖，朝远处眺望。山呀，你闪开一点，不要横在我面前；眼泪呀，你慢慢流，不要迷住了我的两眼。我要看啊，再看一眼那个小姑娘。她，是被撵走的，却留下了谁也撵不走的回忆——

那是三伏天的一个美丽的傍晚。西边天上的晚霞红彤彤的。绿莹莹的包谷叶儿也像抹了胭脂。袅袅升腾的炊烟，淡淡的，古老的村庄恰似披了一层轻纱。

被包谷地挤得窄窄的山间小路上，我骑着老黄牛，吹着口哨，优哉游哉往

前晃着。

“吱儿吱儿”的口哨声，“得儿得儿”的牛蹄声，“蝓儿蝓儿”的虫鸣声，像是一首和谐流畅的山林奏鸣曲。

远处，是茂根叔家的核桃树。核桃结得一疙瘩一疙瘩的。那不，最下头的那两个并蒂核桃，正得意地冲我晃脑袋哩！我一伸手，那两个青皮核桃乖乖落到了手里。

突然，背后一声喊叫。我身子一哆嗦，差点跌下牛背。扭过头，唉呀，虽不是茂根叔家的财娃，可比他更让我害怕——原来，后边站了个穿着裙子的小姑娘，歪着脑袋，仙女似的正抿着嘴冲我笑呢！

我赶紧溜下牛背，连核桃也偷偷撂到了包谷地里。

“请问，你们这儿是万山沟吗？有没有个叫李恒志的？他是我舅舅。”她忽闪着大眼睛，薄嘴皮一张一合。

“嗯……有……他在我家……西隔壁。”见鬼，我连话也说得结结巴巴。

糟糕，老黄牛也不安分，扭过头去啃吃路边的包谷叶子。我使劲地一拽绳子，它以为命令它回家，迈开蹄子连我也给拽走了。

“喂，你等等，我又不会吃了你。我头一回来，还寻不着哩，干脆，你带我去吧！”

哼，你倒爽快。我心里尽管不大情愿，可人家开了口，那就……“这……走吧！”

我拉着牛缰绳，迈着大步子，想拉她一段距离，可她却像影子一样，紧跟着，弄得人脸成了关公。

“你们这儿分地了吗？”

“嗯。”

“这牛是分给你家的？”

“嗯。”

“这牛脾气不歪吧？”

“嗯。”

“来，让我骑骑，翻山累得够呛。”小姑娘说着，卸掉肩上沉甸甸的皮包，塞进我的怀里，抬腿就要往牛背上跨。

这阵儿，我顾不上再“嗯”了，忙说：“不行，小心摔下来。”

“没事！”小姑娘撩起裙子，露出白嫩的双腿，噔地往起一跳，像学生娃子跳木马似的，谁知牛往前一动，把她“吧哒”摔在地上。她爬起来，并没有拍打沾在身上的泥土，鼓着红得像苹果似的脸庞，踩着脚下的一个土坡，双手往牛背上一撑，箭也似地攀了上去。牛又往前一走动，她打了个趔趄，这回没掉下来，她笑了。不过笑得很不自然。我愣愣地站在旁边，既不好强行制止，又不敢热情相助。

“走吧！”小姑娘一拽缰绳，一拍牛背，老黄牛“得儿得儿”迈着蹄子。真够意思，没有耍牛脾气，给我做了脸。

就要望见村头那大核桃树了，我的心跳也加快了。那棵“七搂八拏半”的大核桃树下，是村上人们乘凉、吃饭、议事的地方，也是交换新闻的场所。说不定这会儿坐满了人，老天保佑，千万别在那儿碰上财娃这个长舌头的。在我们这儿，男娃跟女娃说几句话，都能添醋加盐嚼十天半月的舌头，见了今儿个这架式，老天爷，说不定……

怕啥偏来啥。这不，离那还有丈把远，就瞧见树下黑压压好些人。有“稀溜稀溜”喝稀饭的，也有“叭哒叭哒”抽烟的。财娃远远就叫我：“羊娃，把你媳妇接回来了？”

大人们哄地笑了，羞得我耷拉着脑袋，恨不得有个老鼠洞

钻进去。

牛也好像怕踩死了地上的蚂蚁，慢悠悠迈着老爷步，故意要让我听那些刺耳的话：

“狗娃他娘，你瞧瞧，那女子穿的布帘子，腿都露在外头哩！”

“唉，老天神，下边咋不套条长裤子呀！”

“嘻，女娃还骑牛哩。”

出了一头汗，才算走完了这段折磨人的路。小姑娘又来折磨我。

“你叫羊娃？”

“嗯。”

“你的名字真逗。我叫白玉。”

“嗯。”

“你们这儿人真少见多怪，连裙子也没见过？女娃骑牛也没见过？城里女的还开电车哩！”

“嗯。”

“你咋就会‘嗯’？”

我没言语，心里说，我还能说啥，都怨你，都怨你，让我把人丢尽啦！

二

看着小姑娘进了恒志叔家，我长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推开自家的院门，拴好了牛，进到堂屋里。

屋里黑乎乎的，还没上灯，小饭桌上摆着饭菜，妈妈正忙着端稀饭，爸爸却坐在炕沿上，“啪啦啪啦”拨拉着算盘子。

妈妈埋怨说：“我的老祖宗，吃完饭再打行不行？”

爸爸连头也没抬，三下五除二，麻利地拨着珠子，嘴里还念念叨叨：“夏天麦子一人五百斤，秋里的包谷也下不了五六百，哈，我羊娃再不上学，是个劳力，过几年再娶个媳妇，四个硬劳力，咱家就成冒尖户啦！”

妈妈一把夺过算盘，哐的放在大板柜上。

爸爸溜下炕，“别，别，摔坏了好几块钱哩！”

他一抬头，看见了我：“哟，差点忘了，你的好丈人家捎话说，叫你这两天过去一趟。”

我没吱声，端起一碗洋芋糊汤，夹了一筷子萝卜丝，坐在门前的大石头上，没有马上动口的意思，困乏的双眼瞅瞅东山，山那边亮起来，月亮从树背后向我露出半个脸，好像笑咪咪的，唉，你哪里知道山里娃的烦恼呀。

不知哪辈子传下来的瞎规矩，小小的男娃就兴订媳妇。我七岁那年，有一天，家里忽然来了好多人，又是煮肉又是做米饭，热闹得像过年，说是给我订媳妇哩。我挺纳闷，媳妇是做啥的？后来，逢年过节，爸爸都要带我去那边，看那个我不认识的女娃，真没意思。这不，我就要升到初三，爸爸不让我上学啦，说是这阵子包产到户，上学是白白把钱往河里撂。

谁晓得咋的，我的鼻子竟酸溜溜的，喉咙眼里也塞进了乱麻，饭一口也咽不下去。

“羊娃——”院门挤开一条缝，伸进来一个和尚头，“快，到洋芋岭看电影去！”

“看电影？”我一乐，来了劲儿，三口两口吃完饭，撂下碗，向正在编笼子的爸爸说是上厕所，一转身溜出了门。

没有比看电影让人乐的啦。不一会儿，大场边上就站了好多娃娃，他们都哄过了各自的父母，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浩浩

荡荡向洋芋岭进发。

这儿离洋芋岭七八里地。明晃晃的月亮也跟着我们走，大伙儿跟月亮赛着跑。

翻过一架不太高的土岭子，就到了洋芋岭。怎么？黑咕咚咚的。一打听，“电影”倒有，只是名字不太好听——“打击白跑路”。

我把一肚子的气，全泄到财娃头上。财娃哭丧着脸，灵活的嘴巴头一次笨拙了：“我……也是听人说的，咋能全怨我呢？”

说心里话，谁个看电影心不切呢？上这种当已不下五回了。山里人有山里人的苦处，看书，没有；看电视更是没门，电影也是一年半载才有一场。谁不像盼过年那么盼着放电影？无论哪儿一放电影，就是翻山爬岭也要赶了去，看看比我们这山沟大得多的世界，看看那些新奇事儿。

往回走的路上，不像来时那么欢势了。我也提不起神来，忽然，一脚踩空，“咕咚”掉到了路边的水渠里。还算走运，渠里没水，只是两只鞋成了泥疙瘩，唉！

三

回到了大场上，月亮还挂在东边天上，乘凉的人们还坐在那里，摇着扇子，拉东家长扯西家短。

娃娃们围着我，要我说“古经”。一见别人把我当“皇上”，全都眼巴巴地盼着我张口，不管咋说，我总算半拉秀才，上过两年初中嘛！我心里就来了劲儿，也忘了自己那两只泥脚。

我搜肠刮肚想了一会儿，用手把叮在小腿上的蚊子一拍打，才记起一个老掉牙的“古经”。

“从前，有只蚊子，想吸人血，可没有铁嘴，咋办呢？它让铁匠给打了个嘴，但头一个偏偏咬了铁匠他爸。铁匠让他爸臭骂了一顿，气哼哼找到了那只蚊子，骂它忘恩负义。蚊子委屈地说：‘人那么多，我又不晓得哪个是你爸，这咋能怨我呢？’铁匠一想，也是，我爸又没啥记号。蚊子说：‘这样吧，晚上就让你爸烧艾蒿，我就不会弄错啦。’后来，蚊子一闻艾蒿味，就急忙飞开了。”

讲到这里，我看看听众，他们瞪大眼睛，张着大嘴巴，一个小娃涎水流得一抻长。我笑着讲下去，“后来不知为啥，人们都知道了这妙方子，都烧艾蒿，蚊子也分不清哪个是铁匠他爸。要不，你看现在，谁家烧艾蒿，蚊子就赶紧飞开了呢。”

哈哈——！娃娃们咧大嘴巴笑，我却故意板着脸，其实心里比吃蜜糖都甜。

“讲的是啥子呀，胡编！”一个尖细的女娃声音。我抬头一看，是那个骑牛的小姑娘，不知她啥时候也凑了过来。

我狠狠瞪了她一眼。这是我头一次大胆地看她。嘻，月光下，她还挺好看的。

“你说不好，你讲个比这好的吧！”我挑战地瞥她一眼。

她撇了撇嘴，大大方方地说：“可以呀。”

她亮开银铃般清脆的嗓门：“传说有个国王，头上突然长了一对驴耳朵。理发师来理发，他一再叮咛，别出去乱说。理发师答应着，理完发走出宫，老觉着肚子里又憋又胀，难受得要命。他本来是个肚子里搁不住话的人，想找人说话，话溜到嘴边又不敢吐出来。没法子，就干脆在河边的地上挖了个大坑，嘴巴伸进里头，美美喊了三声：‘国王长了驴耳朵——！……长了驴耳朵——！’立起来时，肚皮也不憋不胀了，浑身轻轻松松——

嗨，原来是话憋得肚子难受。”

她说到这儿，故意停下来。听众们很想知道以后的事。

“后来呢？”

以前我讲到精彩处也把话打住，常提一些附加条件，比如让他们叫我一声“好哥哥”，或者把我背上在场边转三圈。她呢，用眼向周围瞅瞅，又接茬讲下去了。

“后来，谁晓得咋搞的，那坑里长出一株芦苇，风一刮，那芦苇就摇头晃脑地喊叫：‘国王长了驴耳朵——！……驴耳朵——！’不久，全国人都晓得啦。”

嘻嘻嘻——！娃娃们笑得前仰后合，可不，这样的“理发师”我们村里多着哩！

“你这是听谁说的？”我盘根。

“书上看的呗！我还带来一皮包书哩！我给你们拿去。”

白玉跑了回去，有写几个字的工夫，就抱回一摞书。我跟娃娃们一样，羡慕地看着这些花花绿绿的书，像饿了的小娃看到了好吃食。

书可不少，有《儿童文学》，《中学生》，《我们爱科学》，还有《外国童话选》，《十万个为什么》……

财娃在裤子上抹抹手，拿起一本，手指尖在嘴唇上沾了点唾沫，小心地翻着，轻轻问：“能让我拿回去看吗？”

“当然行。”白玉说着，给每个娃一本。

四

我拿了本《中学生》，回到家里。隔壁还传来算盘珠子声。我点起煤油灯，坐在炕沿上，一页一页看起来。

慢慢的，这本书吸引了我，蚊子的叮咬，灯光的暗弱，都好像不存在。

我好似又回到了我上过的山里中学，老师，同学们，那一本本的书……

“羊娃，把灯吹咧！”爸爸的声音打隔壁飘过来。

我塞住耳朵，埋下头，还是瞅书上的字。

“羊娃，”爸爸站在我面前，脸阴沉着，“你看那闲书能当吃当喝？快把灯吹了。不当家不知道油盐贵，一斤油好几毛钱哩！”

“噗——！”爸爸吹灭了灯，我喘着粗气爬上炕。爸爸临出门又叮咛，“明天早上起来，就上你丈人家去，记着！”

“砰——！”门带上了。我的眼泪骨碌骨碌滚下来，像断线的珠子。

没办法，第二天我只得照爸爸的“命令”，到丈人家去。在那里窝窝囊囊地干了几天活，忙得我提住裤子寻不见腰。那个女娃真气人，只会纳鞋底，一问三不知。我编了一架子车理由，才被“释放”回来。

真是三天不见，啥事都得翻个个儿。白玉竟代替了我在娃娃们心目中的地位。娃娃们啥啥都学白玉的样，连那些说话也脸红的女娃们，都缠着妈妈，要做既凉快又好看的裙子；那些啥都大大咧咧的男娃们，摸着发黄的、沾满包谷稃的牙齿，要钱买牙刷牙膏。

你要问个啥，他们动不动就说：“白玉说的。”好像白玉的话准没错的。白天，坐在核桃树下吃饭，一只麻雀的屎拉在了财娃的头上，我紧张地说：“不好，你今儿有倒霉事儿。”财娃却擦掉屎，不在意地说：“没事，白玉说那是哄人的。”晚上，坐在大场里听“古经”，我故意哄他们：“鬼来了！”自个儿先撒腿

跑，可他们谁也没挪窝儿，我好生奇怪，他们却说：“别哄人了，压根儿就没鬼，白玉说的。”

你瞧瞧！

五

这天下午，日头爷像个火炉子，烤得包谷叶儿拧绳子。大人们坐在树下乘凉，摇着扇子，连狗也热得吐着舌头，卧在阴凉处。

我没那福气，爸爸让我早早赶着牛上山坡，快到村口，后边有人喊我。回头一看，又是白玉。我皱皱眉头，没言声。

她又问我：“听说这几天到你媳妇家去了？”

“嗯。”

“嘻嘻！”白玉笑着，露出玉石一样的牙齿，“财娃说，你后半年不上学了，为啥呢？”

“我爸嫌花钱呗！”

“我听财娃说你功课门门一百分，保险有出息，不上多可惜呀！”

“嗨，有啥法！山里什么时候能变个样儿呀？”

山脚下有个小水库。还没上坝子，就听见娃娃们的嘻闹声。登上库坝，远远看见，水库里像煮扁食（饺子）一样，漂着好些身子光溜溜的娃娃。

顿时，我浑身也燥热得要命，真想在水里泡一泡。

突然白玉说：“走，咱们游泳去。”

我一下瞪大了眼睛。女娃也要游泳，在我们这儿还是没见过的。